

张塘银杏王

□ 龚安明

二十六个世纪的沧桑
没有销蚀生命的执着
一部活着的史书
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光阴在树梢上止步
长寿者难觅孤独
周围居民在变 民居在变
草木在变 山川在变
“活化石”似在用岁月洗脸
身姿矫健

一树成林
无须同类陪伴
她坚信强身壮骨
可以抗御风险
于是根如巨蟒 枝如飞龙
一柄巨伞盈日蔽天

基于上巨大的树洞
是包容战胜了疼痛
无论是怀中携子抱孙的传承
还是收养的外来树种
都在彪炳母体生命的旺盛

曾经的雷击 火烧
在躯干上留下了
难以泯灭的伤痛
但历练与修行
把生命塑成一种庄严神圣
树下的香炉 任凭供奉

初冬时节 前来拜谒
一树金黄的树叶佛光闪烁
在树下走进一片磁场
无须膜拜
从头到脚
都辐射着景仰

诗两首

□ 闫吉文

沙场雄风

沙场比英豪，
赤热斗严冬。
队形扬金箭，
处突荡雄风。
啧啧神枪立，
百步穿杨声。
起步胜蛟龙，
平地降飞鹰。
危暴急难险，
看我特巡警！

冬日山色

寒雾飘似西施纱
霜叶红于阳春花
更有松柏坚与贞
固守青翠染峭崖

不到古蔺县太平古镇，就不会享受到原始古朴的雅静，也很难体悟到静美中叙写的壮歌。这里充满着神秘，每一座建筑，甚至脚下踏着的每一块苔石，都蕴蓄着一个传奇，一个追逐梦想的故事……

古镇在赤水河谷南岸，依山而建，现存建筑多为明清时期房屋，街道呈阶梯分布，青瓦木楼高低错落，含蓄而古朴，素有“赤水明珠”之美誉。

追寻其历史，战国至先秦时期，属古习国部落和夜郎国，当时人们叫“落洪口”。蜀汉时诸葛亮征南，曾在这一带出兵布阵。江西陇南县太平堡商人朱复桐为纪念先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传道，便将“落洪口”更名为“鹿平场”，后朱氏后裔为怀念家乡“太平堡”，遂将其易名为“太平渡”。从历史沿革看，古镇有二、三千年之久了，期间沉淀的无字史书也只有山石所记录，但它留给古镇后人的却是一份永远的骄傲，一份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

沿着布满苔痕的阶梯状巷道缓缓前行，两边是非常有层次感的古建筑，这些建筑以干栏式和吊脚楼风格为主，掩映于青竹绿树之丛，很多墙皮、房顶长满绿茸茸的苔草，好像是在述说着它的古老。在清晨游人少时，街道是那么静谧，树上枝叶筛下轻柔的晨光，在苔石上摇曳，宛如神笔描绘的图画；山风轻拍房舍、树冠，又丝丝地从身边掠过，与欢快的鸣鸟和声，尤显古镇的静美神妙。走进房舍，好客的主人会主动和你打招呼，献上清香的茶水，让你有种宾至如归的温暖。这里房屋山墙内外多装饰泥塑山花，古朴又独特，我们很奇怪，问房客主人，他们说其寓意是“平安吉祥、幸福万代”。人们总是对美好的生活充满着梦想！

在此闲游，可说是步步风景，处处是优美、动人的传说，

带小侄赏雪记

□ 胡乐浩

因为下雪阻路，小侄所在的幼儿园放了两天假。适逢休假的我带了他半天。

入冬后首场降雪，乐坏了翘首期盼的孩子们。

纷纷扬扬的大雪持续了十多个小时。中午时分，降雪停止，我便带三岁的小侄下楼赏雪，小侄甯提有多高兴啦！

地上结着冰，为防止摔倒，我试图拉住他的小手，但他像小鸟一样，使劲挣脱我，立刻全身心投入到银白色的“雪世界”中去。

玩了一会儿，我带他向小区门口走去。经过一棵枫树，树叶尽染，犹如穿上了彩衣。黄叶铺于白雪之上，美丽异常。我踏进雪堆，走到树下，捡了几片。他也学我，跟上前来，然而，大雪没过他的膝盖，几乎要把他小小的身躯围住了。

小区大门，正对着一个山坡。出了小区，视野更加开阔了。看到马路对面山坡上银装素裹的世界，小侄喜不自禁，看了一眼，然后“疑惑”地问我：“那是北京天安门吧？”听了他的提问，我感到好笑。

对于刚满三岁的小侄来说，

这是他见过最大的一场雪。双脚踩地，感受雪的松软，听着发出的“吱吱”声响……其乐不可支的样子，让人难忘。

垂直拐向另一条马路，因为路面湿滑，他不小心摔倒，裤子被雪水浸湿，但他顾不上这一切，只顾玩耍……看得出来，除了开心，似乎没有什么比玩雪更让他快乐的事情了。

再往前走，是一所学校，操场一侧紧挨着的紫色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小侄的幼儿园。当我引导他“欣赏”校园内洁白的雪景时，他立即大叫起来：“那是我的幼儿园，那是我的幼儿园……”

马路中间，机动车在缓慢行驶，路人一步一滑，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人行道上，积雪被行人踩实，平整而光滑。我在后面架住小侄的双肩，推着他向前滑行……顿时，他兴奋地又喊又叫。或许觉得有趣，几次下来，仍意犹未尽……

到达我

古街新镇美太平

□ 吴兆雷

“春燕衔泥”、“茶盐星火”、“九溪烟雨”等太平八景更是好景连连，让人目不暇接。

但更让人留恋、难忘的还是那些充满传奇的红色印迹。这里是一代伟人毛泽东最快意的手笔，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最酣畅淋漓的一场完胜。1935年，他率3万红军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长征赢得了主动。沿长征街Z字形的石阶往山上走，许多铺面的门楣上都会见到一块块醒目的标识，如“红军炊事班”、“女红军住所”等等。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更是陈列着大量的文物，红军号谱、红军医书、红军手榴弹、红军印、苏维埃纸币、铜币、红军盆、扩军宣传画等历历在目。据不完全统计，仅太平镇就有红军纪念遗址87处，红军渡口、长征街、长征大桥、长征电站等以红军长征命名的景点随处可见。太平这座红色古镇，以其独具特色的魅

力，成为赤水河流域“红色旅游线”上最美丽的风景。

古镇与贵州省一衣带水，一桥相通，成为古蔺出川入黔的东大门。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立足区位优势 and 积淀深厚的旅游资源，积极打造旅游品牌，现该古镇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川省“十大最宜业街巷”、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长征》、《战地黄花》、《四渡赤水》等电视剧和电影都曾在此拍摄。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朴实、勤劳的古镇人也紧跟时代步伐，大做发展的文章。在此旅游，笔者看到沿赤水河边崛起一座座高楼，形成一个个新的贸易集市区。古意悠悠的石板街上，随处可聆听到小贩们长长的吆喝，偶尔与坐在屋檐下卖草鞋的老人对话，或与那卖米粑的年轻媳妇聊天，总会感觉到追逐梦想的足音。

们小区门口，聪明的他央求我们给他拍张照片……进了小区，看到车库的屋檐上，垂挂着雪融化后的水滴凝结而成的冰锥儿，我伸手拿了两个递到他手里，虽然冰冷，但出于好奇，只见他迅速接过去，然后紧紧地捧在胸前，许久舍不得扔弃……

进了家，他拉起墙角的长竹竿，作为玩雪的工具，独自走向凉台……室外滴水成冰，寒冷无比，但他很快乐，久久不肯回屋……

玩是孩子的天性。作为家长，应尽力提供和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情

景，就像这次，让包括小侄在内的所有幼童在玩耍中充分释放天性，同时，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



榴花

王庆利

陡然间，就要从身边过去的两个人转变了方向，一个抱起了小小猪，一个拉住榴花的胳膊。榴花瞬间就明白了这是谁在抢人，她顾不上其他，一篮子砸向拉着自己胳膊的人，冒着热气的中药汤洒在那人身上，烫得那家伙哎哟一声松了手。榴花转头就去追另一个，因为那人抱着几十斤的小小猪，再加上小小猪没命地挣扎，所以他跑不快，被榴花从后边拽住了裤子。要命的是，这家伙的裤腰带很松，一下子就给薅了下来，连内裤也没剩，前后一览无余，而且松下的裤子把自己给绊倒了，小小猪也被甩出去好几米远。榴花跑过去，一把把小小猪拉起来，可是还没来得及跑开，就被一棍打倒在地。

谁打的？牟亚东。

牟亚东雇了辆黄包车，候在一边，单等那两个喽啰抢了小小猪就跑。他看透了，用文的与榴

花谈不拢，那女人一根筋，只有来武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两个看着五大三粗的家伙，竟然都是怂货，被一个女人瞬间就搞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不得不从暗处站出来。他用的，是从黄包车上抽出的锄柄样的木棍，第一棍打在了榴花的背上，榴花一个趔趄，没站起来，栽倒了。栽倒之前，为了避免压伤孩子，她下意识地用胳膊肘儿撑着身子，这一撑不要紧，疼得她呲牙咧嘴，因为路面都是青石板铺的。这时候，那个被烫的家伙赶了过来，踹了她一脚，一把扯过小小猪。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走开，榴花一个饿虎扑食，死命地抱住了他的腿，他挣几下竟然没挣开。牟亚东的第二棍，就是在这空隙抡过来的，正中榴花的后脑勺，在一缕鲜血顺着耳朵脖子流到青石路面之前，她已经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榴花发现自己躺在了床上，表姐玉清坐在床边，小小猪、果果站在床前。看她醒了，玉清叹了口气。

事情的经过并不复杂：榴花

被打晕后，牟亚东抱起小小猪想跑，正巧被路过的谢鹏和张勇敢碰上，两个联手将牟亚东三人揍跑了，夺回了小小猪，救了榴花。

看到小小猪好好地站在这儿，才感到疼痛的榴花松了口气。那么救人的谢鹏呢，面对已经丧心病狂的牟亚东，没受什么伤吧？谢鹏没受伤，他救火去了。

救火？救什么火？

没抢到小小猪的牟亚东恼羞成怒，怪罪谢家多管闲事，到谢家的布店点了一把火……

谢开来真的生气了，向玉清从他多云转阴的脸上，看到了近在眼前的一场暴雨。在这场暴雨的逼压下，她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又撇了撇嘴。

谢伟走到门前，抬头看了看天上那轮明月，又折回身来，对低着头、一脸惶恐的榴花说，“姨，我也喊你一声姨，你说你带着你妹妹的孩子，招来了那个姓牟的流氓，烧了我家的店铺，弄得谢家鸡犬不宁，这些也就算了，可你还把一个日本兵扣留

着，这不纯粹是找死吗？再说了，你想找死是你的事，别人拦不了，可你干吗要祸害我们谢家呀？”

榴花摸了摸缠在头上的纱布，正要说点什么，夜色里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来。迎着灯光，榴花看清走在前边的是谢鹏，跟在后边的是台儿喜。但是，谢鹏没有看榴花，而是看着他大哥谢伟说，“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好歹她是长辈。”

“长辈怎么了，我说错了吗？”谢伟扎开两手说，“把一个日本人硬留在家，会发生什么严重后果你考虑过吗？”

“秋野怎么知道的他是日本人？”谢鹏说，“还不是你告的状，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汉奸，只有汉奸才这么干。”

“汉奸就汉奸，反正我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比你与游击队不干不净地勾搭强。”说着，谢伟用手指着谢鹏：“你知不知道，那样会让我们家破人亡的……”

“够了！”谢开来啪地一下

子，几乎把八仙桌拍散了。

这一巴掌，不只把玉清吓得浑身一哆嗦，也把榴花吓得站不稳，扑腾一声就跪在了地上。谢开来把脸扭到一边去，说，“榴花，不是我不留你们，是你们娘几个太惹眼了，再这样下去，我辛苦一生挣下的这点家业，真的会毁于一旦的。”

这时，谢鹏身后的台儿喜走上前来，弯下腰扶起榴花，说，“娘，谢谢你这几年收养了我。”

榴花说：“不要这样说，你是我的孩子，我不怕你连累。”

“问题是现在不只连累了你，如果我不走，大家都会跟着我倒霉。”台儿喜说，“娘，我没有给你带来好运，让我走吧，不然我会给你们带来灾难的。”

“够了！”谢开来啪地一下